

刘庆邦短篇小说

1978—1997

编年卷一

走窑汉

刘庆邦

非虚构



1978—1997  
刘庆邦短篇小说  
编年卷一

刘庆邦短篇小说

(1978—1987)

编年卷一

# 走窑汉

刘庆邦

Shanghai  
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 
House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. 卷 (一), 走窑汉/刘庆邦著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321-6354-0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7121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丁旭东

书 名: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. 卷 (一), 走窑汉

作 者: 刘庆邦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9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07,000
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54-0/I · 5074

定 价: 40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# 目 录

棉纱白生生	001
看看谁家有福	010
难解难分	025
我和秀闺	042
地层下的笑声	056
堵鱼	070
对象	081
在那偏僻的地方	093
矿工的儿子	105
09号矿灯	121
芥豆之事	137
盼	149
骑车	163
打围	166
走窑汉	178
太阳，心中的花朵	191
奶奶庙	204

黑胡子	209
玉字	222
苇子园	238
曲胡	247
检身	255
夫妻	262
春夜	270
女儿魂	279

## 棉纱白生生

—

小杨一连遇到两件不顺心的事儿。

早起上班时，他刚擦完风机，金玉荣就来到风机房。她怀里抱着几团用过的棉纱，一直走到小杨跟前，用右手拿起一团棉纱，轻轻抖了抖说：“这棉纱白生生的就扔了，多可惜呀！像你这样用法，一台纺纱机跟着你也供不上。真是青年人不知道东西中用！这样下去可不得了！”几句话，不软不硬，小杨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当时就感到憋气。金玉荣刚出门，小杨就嘟囔着说：“吃河里水，管得怪宽。”

“理儿明摆着，这么大个煤矿，用几把糟棉纱算啥。就算用多了，也轮不着你金玉荣管，虽说同在一个组，可你开水泵，我开风机，井水不犯河水呀！”小杨真是想不通。

谁知，使小杨想不通的事儿还在后头呢。

下班后，他顺便到仓库去领棉纱，发料员老王一开口就硬邦邦地来了一杠子：“不给！”

小杨正窝着一肚子气，老王的生硬态度更使他恼火，他红着脸问：“为啥不给？”

“你用棉纱大手大脚，简直是个浪费大王，就是不能给。”老王的脸色更加难看。“你别乱扣大帽子，说话得有凭据。”小杨寸步不让。

“要凭据吗？”老王回头看看坐在柜台里面的金玉荣，调皮地挤了挤眼睛。这当儿，小杨也看见了，而且金玉荣正望着他笑呢。

小杨什么都明白了，原来是姓金的告下他的状了。他生气，委屈，把脚一跺带着哭腔说：“不发给算完，你们凭啥合伙欺负人？没棉纱擦，哼，我也不能用舌头舔！”说罢，一扭头走了。

发料员老王听金玉荣说了一些材料浪费大的情况，本想和小杨开个玩笑，不想惹了“祸”，他追出去喊：“小杨！小杨！回来，发给你。”小杨头也不回。老王无趣地向金玉荣抖着两只手，直咂嘴。金玉荣笑了笑说：“放心吧，他以后会想通的。”

## 二

小杨想不通。他回到宿舍，脸不洗，工作服也不换，就一头滚在床上生开了闷气。

两年前，杨军的爸爸在井下为了扑灭电缆着火，保护国家财产，光荣地献出了生命。十六岁的小杨军顶替爸爸来矿当了工人。他温和，可爱，那时金玉荣师傅待他是何等的好啊！初见面，金玉荣就把他揽在怀里，眼泪丝丝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爸爸是为革命死的，死得光荣。你要学爸爸的样子，好好干，当工人阶级的好后代。”当时，杨军很感动，他觉得金师傅和善，慈祥，有点像自己的亲妈。小杨第一次领的工作衣太肥大，金玉荣坐了

半夜，给他拆开，重新做好，穿上又合身，又好看。小杨有一双鞋，刚破了个口就扔了，金师傅拾回来，一针针纳，一线线缝，第二天又送到他手里，并当面数落他：“别忘了咱工人阶级的本色。”小杨虽有点不高兴，但他心里更是感动。慢慢地，小杨觉得金师傅变了，对他不像以前那么亲了，见面虽然还是笑着说话，可总是慢声细语地唠叨人。什么给风机膏油不该流到外边啦，白天不该亮着电灯啦，等等，甚至连看见小杨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也皱眉头。一来二去，他对金师傅的看法也变了，觉得她太抠，太死板，太多多管闲事。渐渐地，他远着金师傅了，走碰面也不想搭腔了。

可是你要远着她，她偏不和你远，小杨觉得她还是不断找茬拿捏人。像今天，她不是剃头的下乡——没事找事吗？组长要求保持机器清洁，连一星尘土、油泥都不让有，她却嫌棉纱用得费，找上门说难听的。这还不算，万不该到发料员那里告状，给小鞋穿。……小杨越想越气。“没棉纱不擦，风机维护不好，组长问着了，我有话说。”小杨打定了主意，才忽地从床上跳下来，打水洗脸。

杨军刚往脸上撩了一把水，突然想到，不对呀，这事应该向组长说清，风机关系着整个矿井通风，组长最讲究风机维护，他会想法领来棉纱。退一步说，就是领不来棉纱，自己把话说到头里，就是灰尘把风机埋起来，也碍不着自己啥事。再说，遇到问题及时汇报，这也是组里的一项制度。想到这，他就着搭在铁丝上的毛巾抹了一把脸，就找组长去了。

### 三

杨军来到组长宿舍门口，刚要敲门，听见里面正说话，一



听声音，他不由得愣住了，和组长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金玉荣。“她又来组长这里干啥，是不是又来汇报我？”小杨心里嘀咕，侧着耳朵听，偏偏金玉荣已经说完了。只听组长郭林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杨军越来越不像话，连老师傅的话都不听了。我明儿个一定得叫他向您道歉。”果不错，金玉荣又来组长这里嘀咕开了。小杨又气又惊，感到冤枉，想蹭进去和金玉荣讲理，又没有勇气。这时，组长又说话了：“金师傅，要说到小杨多用点棉纱的事，您别计较，咱恁大个煤矿，还在乎那一星半点。”听到这里，小杨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轻松了许多。心想，“就是嘛，一点棉纱算啥！还是组长通情达理。”没想到，为组长这几句话，金玉荣恼了，只听她颤抖着声音说：“郭林，你再说一遍！亏你还是组长，说这话不嫌牙疼！怪不得杨军用棉纱恁费，原来根子就在你身上。我不怨杨军，就和你算账。你想想，你说的话，办的事，还像不像一个工人阶级？你对得起杨军死去的爸爸吗！……”听了这话，小杨的脑子一阵轰响。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带着复杂的感情，匆忙回到自己宿舍。

进厂两年来，这是杨军见金玉荣第二次生气。那一次是在去年“四人帮”横行时。那时，金玉荣看到矿上浪费严重，天天趁下班时间到处捡废料，能用的修修再用，不能用的就交到仓库。她这样做，惹烦了跟着“四人帮”那条线跑的坏家伙牛横。一次，牛横见金玉荣又在拾废料，就当面骂她：“低头拉车不看路，生就一双捡破烂的手！捞不着啥政治资本。”听了这话，金玉荣气得浑身打战，满脸涨紫，她死死拽着牛横，大声对围上来的群众说：“大家评评理，我捡废物有什么罪？旧社会我从小扒垃圾，拾破烂，是为了活命，现在我捡破烂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他凭

啥红口白牙作践人？别看有的人穿得支楞楞的，我看连我捡的破烂都不如！……”金玉荣威武刚强，两眼冒火，一句话像一把刀，直戳坏人的心窝。当时，在场的杨军惊呆了，他想不到平常像老妈妈一样的金师傅那么厉害，竟把个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”的牛横讲得无言答对，狼狈得像一条夹尾巴狗。后来，还是矿党委书记赶来，给金玉荣撑了腰，严厉地批评了牛横，才算了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作恶多端的牛横被依法惩办；金玉荣被评为劳动模范，党委书记亲自把她请到主席台上，给她戴上一朵耀眼的大红花。现在全矿谁不敬着金玉荣，偏偏杨军得罪了她，要是她再给书记一说，杨军可得吃不了兜着了。

没想到，为多用一点棉纱惹这么大的风波。杨军后悔了，他后悔自己不该在仓库发那一通牢骚。杨军害怕了，他亲耳听见金玉荣把组长撸得连个屁都没敢放。尽管金玉荣说不怨自己，那组长会饶过自己吗？唉！等着挨训吧！

#### 四

怕鬼就有鬼，杨军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夜深了，小杨宿舍的门“砰砰”响了几下，小杨的心也随着怦怦直跳，接着就是组长郭林喊他的声音。杨军不知怎样起了床，怎样开了门，又是怎样跟着郭林一步一步往外挪。

三月的夜，明月当空，阵阵春风里透着寒意，小杨打了一个寒战，不由抄起了两手。他看看郭林，郭林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只管往前走，小杨的心又是一阵紧收。

他们走出宿舍区，穿过矿上的林荫道，来到篮球场边的草地

上。郭林找地方坐下了，小杨也跟着坐下，停了好一会儿，郭林才开口。使杨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向呼雷闪电般的郭林没有发脾气，没有责怪小杨，而是一开口就拍着脑瓜检讨说：“杨军，我真糊涂哇，杨师傅为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生命，我却认为浪费点棉纱没有啥。金师傅说我的思想根子是‘四人帮’的流毒没肃清，好批评我一顿，你也帮我挖挖吧！”声调是那样沉痛诚恳。郭林是爸爸的徒弟，小杨一直是把郭林当哥哥看待的。郭林虽是个炮筒子，却从来没冲小杨瞪过眼。如今郭林的几句话，深深打动了小杨，他多难受啊！自己惹下的祸，不该叫郭林受委屈。他眼含泪花说：“有错我担着，我不该用棉纱恁费。明天我在全组会上检讨。”郭林轻轻抚摸着杨军的头，又把自己披的衣服扯下来披在小杨身上，才说：“错不在你，也不在我，是‘四人帮’那伙子寄生虫把咱害了。过去搞节约的人吃不开，现在‘四人帮’打倒了，咱得往节约上动点心思，不能再吃甜不管酸，乱抛撒东西了。你看金师傅是咋做的？”小杨先是瞪着两只大眼呆呆地看着郭林，然后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月亮升到头顶了，星星挤着瞌睡的眼睛，郭林和小杨的谈话，还像闸不住的泉水，一股股往外涌。朦胧的月光下，只见郭林在扳着粗指头算，杨军支着耳朵听，他们谈得是那样认真，那样激动。

他们往回走的时候，月亮偏西，夜越发凉了，可他俩心里像揣上了一团火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走出篮球场，他们突然听见前边有“嚓嚓”的搓洗衣服声，还有“哗哗”的撩水声。谁半夜洗衣服？他俩怀着同样的疑问往水池走去。

水池旁，一个人高高挽着袖子，身子贴在水池上，正在水泥

搓板上，一起一伏，使劲揉洗着棉纱。她斑白的头发上挂满点点露珠，嘴里哈出团团热气，水池里漂满白生生的棉纱。

郭林看清了，心里一颤，失声叫喊起来：“金师傅！”立即飞奔过去。

杨军愣了一下，也飞奔过去。

郭林着急地说：“金师傅，你五十出头的人啦，还这样拼命干，天恁冷，水又凉，你还有气管炎病，累坏了身体怎么办？你快歇歇吧，我来洗。”

杨军也赶快说：“我洗。”说着就挽袖子。

金师傅甩甩水淋淋的手，把散乱的头发拢到耳后，又走到杨军跟前，给他整了整衣服，才慢慢地说：“我马上就洗完，你俩快回去睡吧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天好上班。快呀！怎么站着不动？”

话语平静，亲切，但很有力量。郭林和杨军不敢不听从。没走几步，“嚓嚓”的搓洗声又响了起来，在静静的夜里，这声音特别清亮，声声落在两个青年工人的心上。

## 五

当晚，小杨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过去很少想事的年轻的脑子里，像煤火上的一锅开水静不下来。金师傅那些话还在他耳边响着；郭林自责时那痛心的神态还在他眼前晃着。金师傅提起爸爸，郭林也提起爸爸，平常，他们怕杨军伤心，是从来不提起他爸爸的呀！

他爸爸是共产党员。杨军真正知道爱爸爸，亲爸爸，是在他爸爸死后。爸爸生前，杨军也曾觉得他太抠，太不心疼儿子。记

得小时候有一回，杨军去矿上机修房拿了一个小轴承，做成一辆小推车，爸爸看见了，二话没说，三把两把把轴承拧下来，送回机修房。转回来还瞪着眼珠子吵他：“公家的东西是叫你玩的吗？”还有一回，杨军做了一个风筝，缺牵引线，机修房有个工人顺手扔给他一团雪白的棉纱，杨军正在一截一截地往一块接，又被爸爸看见了，爸爸沉着脸，力逼他送回去。有个叔叔说：“小孩家懂啥，别跟他一样。”他爸爸说：“恁大一点儿就公私不分，不知道爱惜东西，长大更不得了。”这两件事给杨军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在追悼爸爸的大会上，他想起这两件事，觉得对不起爸爸，不该惹爸爸生气，哭得抬不起头来，直到矿党委书记老赵开始讲话，他才略略止住。记得赵书记沉痛地说：“杨海林同志一贯克己奉公，勤俭节约，为了保护国家财产，他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。他像我国千千万万优秀的老工人一样，是青年工人的好老师，在他们身上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……”当时，杨军像是听懂了，又像没听懂。如今，杨军才真正理解爸爸的英雄行为，才掂得出党委书记话里的分量，才知道金师傅教他节约一团棉纱的意义。我们的社会主义家业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，为了保卫这个家业，又有无数英雄献出了生命，我们应该像金师傅那样一点一滴珍惜国家财产，而不能像“四人帮”那样挥金如土，任意糟蹋国家的钱财……

小杨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一觉醒来，金色的阳光已透过玻璃窗洒满屋子，小麻雀在窗外的杏花枝上啾啾叫着。他翻身起床，急忙刷洗完毕，没顾上吃饭就上班去了。

来到风机房，看见风机上有不少灰尘和油污，小杨才忽然想起还没有棉纱，他愣了片刻，一把扯下围在脖子上的白毛巾，就

去擦风机。这时，金玉荣师傅进来了。她，怀里抱着白生生的棉纱，花白的头发拢在白色的工作帽里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还和平常一样，略显皱纹的脸上，挂着温和亲切的微笑。看见金师傅，小杨像是看见了爸爸，看到了千千万万的老工人，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，他喊一声：“金师傅！”心头一热，两行热泪禁不住滚出来。

金玉荣笑了笑说：“两年多的工人啦，还这么孩子气！”她说着，放下棉纱，慢慢打开带来的一个手巾包，拿出一个黄澄澄、香喷喷的烧饼，送到小杨跟前，“给，吃吧！”小杨抬头看了看，轻轻摇摇头，眼里又滚出两行热泪。

（首发《郑州文艺》1978年第2期）

## 看看谁家有福

—

一九六〇年二月。按节气，天该转暖了，可南柳庄还裹在逼人的寒气里。早起，枯桐树上的瘦老鹅，被寒风吹得“呜呜啦啦”呱嗒着嘴巴；无处觅食的麻雀，三三两两地蜷缩在房顶上，不时发出“啾儿啾儿”的凄叫。前天下的雪没化完，地里没啥活，人们懒得动，家家封门闭户，躺在温被窝儿里熬着。上年纪的人有经验，他们说：“肚子是盘磨，睡着不动就不饿。”他们不出门，也不准小孩出门。灰蒙蒙的太阳都爬到屋脊上了，庄子里还是冷清清的。

突然，食堂里的开饭铃响了。各家的代表争先恐后地去食堂领饭。人们匆匆走进食堂，然后慢腾腾地出来，脚踩着冰碴，“咔嚓、咔嚓……”

看，食堂里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两条毛茸茸的小辫儿，黄巴巴的脸，两只眼睛显得特别大。她两手交叉在袄袖筒里，胳膊弯上扛个柳条小篮，篮里滚着三个泥块似的馍。小姑娘边往家走，嘴里边咕哝着前天才听来的顺口溜：“食堂的馍，洋火盒，大人俩，小孩仨，小小孩儿，摊不着。”小姑娘回头看看

篮里的馍，心想，真不假呀，真像洋火盒。

后边大步追过来一个瘦高个子女人，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小姑娘的馍篮儿，边追边说：“玉米，等等，叫我看看你的馍。”

玉米一回头，高个子女人已赶到跟前。她伸手抓起玉米篮子里的一个馍，在鼻子上“哧哧”闻闻，又放在自己馍篮里比比，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一样，高声对后面走过来的人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发馍的时候，我看着就有玄儿。炊事员跟社员吃两样子馍，家里人也跟着沾光，怪不得人家说‘一天吃一两，饿不死事务长；一天吃一钱，饿不死炊事员’，谁家有人在食堂，谁家的人活着，咱们这号人光落伸着脖子等饿死了。”她可能觉得自己说得太凄凉了，说着，直用袄袖子擦眼泪。

打饭的人过来了，人越围越多。大家不知道发生了啥事，有人问：“高兰英，大清早你发啥疯哩？”

这下高兰英更来劲了：“我发疯，您没长眼吗？看这个馍，黄朗朗的，跟咱领的馍一样吗？”

旁边的人把馍接过去了，闻着，比着，还有人掐一点放在嘴里咂咂。

“我尝着是不一样。咱领的馍黑得像锅铁一样，这个馍有点发黄。”

“发给咱的馍都是霉红薯片做的，吃着涩苦，这个馍不太苦，有一股豆面味儿。”

看着馍在大家手上传来传去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小姑娘玉米急了，她说：“给我的馍，给我的馍，俺弟弟等着吃哩！”

高兰英生怕馍被玉米抢走，赶紧把馍从别人手里夺过来，说：“天塌砸大家，有苦众人摊，这回非让队长评评公道不



公道。”

这时有人说：“算了吧，把馍给玉米吧，哪能俩眼齐睁着。”

“不行，这回我豁出去了，不信当炊事员的就该撑死，咱们这些人就该饿死。”高兰英说着，一冲一冲地找队长去了。

玉米没办法，用手抹着眼回家去了。

## 二

玉米她爹过罢年就去几十里远的地方挖河去了，娘在食堂里做饭，家里剩她和两个弟弟。大弟弟小麦十岁，小弟弟豆儿八岁。她去食堂领饭的时候，两个弟弟还在被窝里。正在哥俩比着说“我能吃一百个馍”、“我能吃一千个馍”的时候，玉米把馍拿回来了。两个弟弟“哧溜”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伸着头往篮子里瞅。

“咦，咋就俩馍呀？”小豆儿问。

“我的那个我吃了。”玉米说。

“姐，你咋吃恁快呀？你保险拣一个最大的。”

玉米没说话。她鼻子一酸一酸的，差点落下泪来。

“哎呀！还是恁苦。”豆儿咧着嘴说。

“别品味儿，用舌头扁扁就咽下去，看我。”小麦说着一伸脖子，咽下一口馍。

看着两个弟弟吃馍，玉米肚子里咕咕噜噜直叫，又想起那个馍来。馍是她娘发给她的，玉米看得清清楚楚，娘在笼里拿馍的时候，没挑没拣，挨个儿拿三个放在她篮子里。玉米根本没发现有一个馍跟别的馍颜色不一样，高兰英眼真尖，一下就看出来